

情深的时候，缘生，情始；
情终的时候，缘死，情痴。

言情小天后

怀箴公主倾情奉献

百转千回的爱情纠葛，
挣扎徘徊的心路历程，
真实与虚假的艰难抉择……

相爱给你看

怀箴公主 | 著
HUAIZHENGONGZHU WORKS

北阳出版社

相爱给你看

XIANGAIGEINIKAN

怀箴公主 | 著

HUAIZHENGPINGZHU WORKS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相爱给你看 / 怀箴公主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2.2

ISBN 978-7-5441-4884-9

I. ①相… II. ①怀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2) 第 015790 号

出 版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杨 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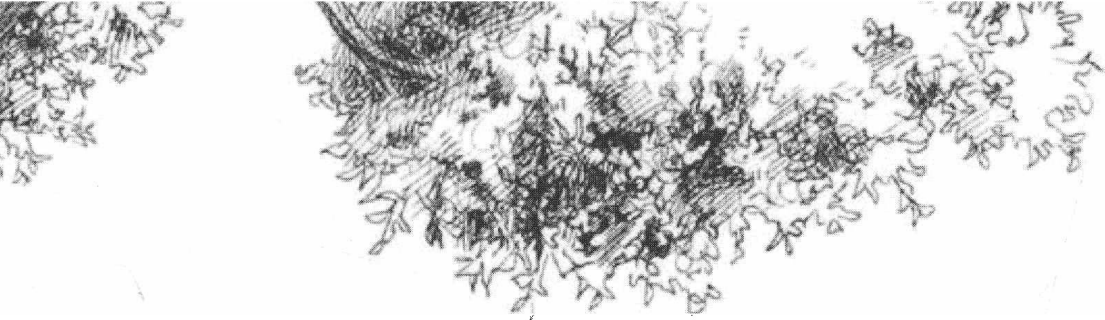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: 姚姚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丹 丹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884-9

定 价: 25.00 元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子 / 1

Chapter 01 / 6

一座城市的温情

Chapter 02 / 17

孽情·爱之殇

Chapter 03 / 30

相濡以沫，与爱情无关

Chapter 04 / 41

他乡遇故知

Chapter 05 / 51

巨额赔款

Chapter 06 / 59

如果爱

Chapter 07 / 68

跳楼自杀

Chapter 08 / 78

初入演艺圈

Chapter 09 / 88

女人斗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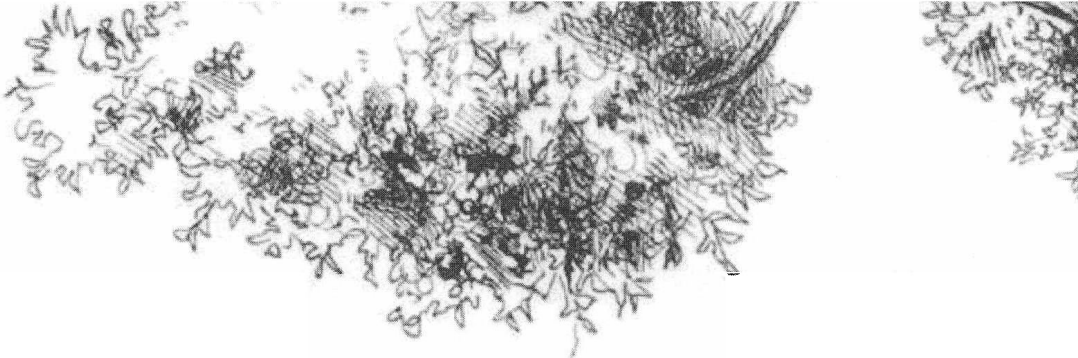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0 / 98

爱情与事业的抉择

Chapter 11 / 108

爱我你就嫁给我

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Chapter 12 / 119

避孕药·婚姻裂痕

Chapter 13 / 129

《问君能有几多愁》

Chapter 14 / 139

激情戏风波

Chapter 15 / 149

出轨

Chapter 16 / 158

让我们重新开始吧

Chapter 17 / 166

蓄意报复

Chapter 18 / 176

荒唐的契约

Chapter 19 / 185

幸福秀给你看

Chapter 20 / 198

放爱一条生路

尾声 / 213

不是结局的结局

番外一 / 214

番外二 / 233

番外三 / 246

楔子

[Xiezi]

人民南路的凯宾斯基宾馆，几乎可以算是成都最好的酒店。苏梓情二十八岁的生日就在这里度过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云淡风轻，大片大片粉衣般的合欢树花朵儿，软绵绵地落在她的肩头身上。柔软的熏风拂得她心中阵阵荡漾，如同刚饮过陈年佳酿一般。

她围着最新款咖啡色 LV 涂鸦玫瑰花围巾，戴着 GUCCI 太阳眼镜，款款走进凯宾斯基富丽堂皇的皇室大厅之中，足下的阿玛尼蓝宝石色水晶高跟鞋发出铮铮的声响。

不知是哪个高声喊了一句：“苏小姐来了！”顿时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聚拢过来。

大厅中的光线明亮刺眼，苏梓情忽然觉得被照得有些头晕，心底不由自主一阵惊慌。她抬起纤细的手，除掉头上的围巾和太阳镜，借此来掩饰心中的不安。

无数的镁光灯打在她雕琢得无懈可击的脸上。她露出一个完美的笑容，双颊的淡粉色胭脂映着水色荡漾的眼眸，越发显得明艳动人。她摆出优雅的 Pose 给媒体拍照，笑着说：“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参加我的祝捷会和生日会。我已经请酒店经理准备了各色甜点，请各位稍后享用。”

她语音刚落，传媒记者已经连声道谢，恭贺之声不绝于耳。在演艺圈混了四年多，苏梓情深谙与媒体相处之道，懂得怎样才会令媒体不会乱写。

“Honey，你来了！我担心你，担心到坐立不安。”一个浑厚而充满磁性的声音，在苏梓情耳边响起。

她抬头望去，不知何时，江世醒已站在她的面前。他俊朗的面容上堆满笑意，眼中却露出隐约的不安，仿佛从开始到现在，都是因等她不至而焦虑。

苏梓情微微一怔，忽然扑到他的怀中，轻轻亲吻着他的面颊。江世醒也伸出一只手，围拢住她纤细的腰肢，轻轻回吻着她。

江世醒是苏梓情的丈夫，三十岁，现任胜大国际集团 CEO。他年轻有为，风度翩翩，身边从不乏莺莺燕燕，但他却只对明星老婆苏梓情一心一意。

苏梓情在前日举行的金龙奖颁奖典礼上获最佳女主角奖，摘得影后头衔。她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影视红星，还是胜大国际的形象代言人，更是胜大国际仅次于江世醒的大股东和江世醒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

江世醒和苏梓情如此恩爱亲密，宛如新婚夫妇般甜蜜，让所有的媒体都为之一振，总算是不虚此行，明天的头版头条又有了新话题：江世醒、苏梓情五年恋情一如当初，生日兼祝捷酒会当众热吻大秀恩爱。

明天，胜大国际集团的股价，也一定会随着新闻的刊登而更上一层楼。

亲吻完毕，江世醒紧紧握着苏梓情白嫩的手，走到装饰得富丽堂皇的白玉台前，对着话筒高声说：“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各位商界和政界的朋友们，各位同事们，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妻子苏梓情的祝捷会兼生日酒会。请你们一起见证我们完美永恒的爱情，生生世世，地老天荒。”说完，深情地把苏梓情拥在怀中。

江世醒充满浓情厚意的发言，引得一阵掌声雷动。他满怀激动继续说道：“今天，我有一样珍贵的礼物送给我的太太。请看——”他边说着，边用手指着大厅中央。

忽然，皇室大厅华丽的吊顶向两边分开，浓烈似火的郁金香像是一大片美丽的心形彤云，从顶上缓缓降落下来。顷刻间，金碧辉煌的大厅变成火红的世界、鲜花的海洋，郁金香浓郁的香气惹人心神迷醉，让人觉得恍若置身于唯美浪漫的宫殿中一般。

大片的彤云中央，有着一抹淡淡的烟水，袅袅青烟熏过的浅紫，仿佛是氤在白色丝绒上极淡的水墨，画出苏梓情的名字。那样的清新雅致，那样的淡然出尘，与火热的浓艳交相辉映，恰到好处。

心中，只有你——苏梓情。

“哇，是我最心爱的郁金香！”苏梓情的眼眸之中，蒙上一层浅淡的水色，失声哽咽道：“我先生对我……实在太好了！我很感动，不知道说什么好……”

江世醒握着苏梓情的手，更加用了几分力，他的笑容爽朗而优雅，“我太太最爱郁金香，我特意从荷兰空运来哄她开心。这两万两千八百朵火红郁金香和八百二十八朵淡烟色郁金香，能博我太太一笑，我心足矣。”

皇室大厅中的所有人，都发出啧啧惊叹声：火红郁金香和淡烟色郁金香都属于世界七大名贵花种，江世醒不惜豪掷万金，只为博得太太一笑，可见夫妻两人感情深厚之极，亲密无间。

发言过后，便是酒会。在《One Moment In Time》舒缓清雅的音乐声中，江世醒启开一瓶极其珍贵的82年法国干红，倒在高挑精致的水晶酒杯中，双手捧到苏梓情面前。玫红色的葡萄酒微微荡漾，映在苏梓情水样眼眸中，犹如一抹浓烈的血色。

苏梓情接过高脚酒杯，对江世醒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，便把酒杯送到涂着Chanel炫亮魅力唇彩的唇边。就在这时，她的身子轻轻晃动，手中的酒杯不稳，几乎掉落在地上。旁边早有侍者接过去，放在金黄色的酒塔之上。

江世醒的脸上，露出烦躁与焦虑的神情，“Honey，你不舒服？”

苏梓情用手撑着额头，满怀歉意，“可能是最近太累，睡眠不足，觉得十分疲倦。老公，你送我进房间休息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当然好。”江世醒对着媒体露出体贴的笑，“各位，我太太最近参加颁奖典礼过于劳累，身体不适，我先送她进房休息，各位请尽兴。失陪。”说完，在万众瞩目下，半拥半扶着苏梓情进入酒店总统套房。

凯宾斯基酒店的总统套房，位于酒店最顶楼，由红、黄、蓝三个不同色系组成。复式客厅中，安装着双层厚玻璃板，其内可以一览春熙路步行街和人民公园的胜景。

苏梓情走入房中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轻轻推开江世醒的手，在富莱斯顶级黄牛皮沙发上优雅地坐了下来。她完美无瑕的脸，在璀璨闪耀的欧式七彩水晶灯下，越发显得娇美精致。

江世醒却似乎并没有看到，他径自去水晶酒架前，取了一只玻璃杯，倒了半杯红酒，一口气灌入喉中，呛得连声咳嗽。

“呵呵，我知道。”苏梓情的笑容落落大方，“在大厅中，你递给我的法国干红，是掺了毒药的。你想毒死我，所以我没喝。夫妻多年，你的心思怎么能瞒得

过我？”

江世醒的目光冷冽如寒冰，射出的光芒像是恨不得杀死眼前的女人，“不错。我在酒中掺了秋水仙碱。它只能令你痛苦，不足以让你致命。孙护士在你来到之前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去医院找过刘思倩。”

苏梓情低下头，若无其事地揉搓着手背。在大厅中，江世醒紧紧握着她的手时，曾经狠狠地掐过她。她的手背上，留下鲜红的指甲印。

“我早就猜到你已经知道。不过我死了，对你一丝好处也没有。”她似乎漫不经心地说，语调中带着调侃，声音却冰冷得不带一丝温度。

别说她死，便是她的身体稍有小小的不舒服，便会被传媒炒到新闻满天飞。作为胜大国际集团的代言人和董事会的副主席，她的一举一动，都牵动着公司股价的涨落。

而对作为胜大国际集团首席 CEO 和董事会主席的江世醒而言，又何尝不是？两个人的婚姻，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

一年半前，苏梓情发现江世醒出轨，出于报复心理，她勾引了旧日同学孟逐流。江世醒一怒之下，打断孟逐流的腿，苏梓情负气向他提出离婚。两人离婚的消息很快甚嚣尘上，刚刚上市的胜大国际股价一路狂跌，直至跌停，连续几日都是跌停板。

再这么跌下去，两人两年多联手打拼的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，董事会成员更是怨声载道。两人没有办法，只得联手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澄清离婚只是谣传，并力证两人感情完好，请传媒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，他们会厮守终身，做一生一世一双人。

果然，召开记者招待会后第二天，胜大国际集团的股票开始上涨，直到涨停，一连几天都是涨停板。董事会成员心花怒放，江世醒和苏梓情也吃了定心丸。

从此，人前的江世醒与苏梓情，再也不敢轻易言弃。他们不管有多貌合神离，各自精彩，在外人面前，也永远守着给传媒的承诺，做一对恩爱甜蜜的夫妻，永远相爱。

“你死，我是没有好处！可是我还是恨不得你死！”江世醒字字犀利，咄咄逼人，“即使你不死，也要得到应该得到的惩罚！”

苏梓情微笑，眉目之间尽是戏中的婉转柔媚，“江世醒，是你先不遵守游戏

规则，怎么能怪得了我呢？”

江世醒恨意迟迟，眼眶中血丝密布，他把手中的酒杯重重摔在地上，吼道：“苏梓情，是你！是你这个毒妇，你害死了我没出生的儿子！”

他冲上来，伸出双手，几乎要掐断苏梓情的脖子。

苏梓情挑衅地看着他，提高了声音：“他不死，难道生下来分我的财产？你忘了我们当初是怎么约定的？谁也不能干涉谁的私生活，但是，谁都不许背着对方生孩子分财产。我做到了，而你没做到。”

江世醒的眼中，怒火熊熊燃烧，“我一心一意为你布置生日酒会，还从荷兰空运来你最喜欢的郁金香。你迟到，竟然是因为伤害我的亲生骨肉！就算是我违反协定，那也是我的亲骨肉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！”

苏梓情忽然仰脸大笑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“江世醒，你真是天真！你没了儿子，怎么能怪得了我？你要怪只怪你自己给情人的钱太少。我去医院找到她，只是答应给她六倍价钱，她立刻去做了引产。哈哈哈……你要真跟我计较，当初，你不也是打瘸了孟逐流的腿吗？”

江世醒愣了一愣，终于还是无力地缩回他圈在她脖子上的手，重重一拳，打在黄牛皮沙发上。

苏梓情精致的脸上，多了几分郑重。

“还有，不要告诉我你是一心一意为我布置酒会，我们只是相爱给人看。我从来就不喜欢什么郁金香。我喜欢的是玫瑰，法兰西玫瑰。”她冷笑道。



Chapter 01

X I A N G A I G E I N I K A N

一座城市的温情

江世醒与苏梓情相识于五年前。

那时苏梓情只有二十三岁，花样青葱的年华。父亲中风，需要大量钱来医治。无奈山村清贫，赚钱无门。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只得辞别父母，只身一人来成都投靠弟弟苏力天。

苏力天是苏家唯一的儿子，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，给家中寄信，说在成都找到一份高薪水的工作，又得到远房表叔霍虞山的照顾，准备在这里落地生根，暂不还乡。

从小到大，苏梓情第一次出远门，第一次坐火车。在火车上坐着的六个多小时，她一直昏昏沉沉，直到火车到站，随着汹涌的人流出了站台，心中仍觉得忐忑不安。

天空的颜色是令人窒息的灰白，没有半分温暖的颜色，阴沉压抑。四处都是穿得花花绿绿的人流和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，这就是弟弟口中的梦想之城——成都？

她压抑着心中的紧张和不安，从草绿色的帆布军包中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记着她弟弟苏力天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。另有一个巴掌大的绒线包，是她自己织的钱包，里面放着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七角钱。其中有一千二百元是她母亲卖掉一头黄牛筹到的，还有八十六元七角，是她平日里积攒起来的。

她站在成都火车站前的广场上，茫然四处看去。右手边有两家简陋的餐馆，一间超市和一家旅馆。

她肚子很饿，很想吃一碗香辣香辣的牛肉面，但是当看到招牌上的价格签，一碗面足足要八元钱时，立刻却步转头。

超市有公用电话可以打，一分钟一元钱，在她看来贵得惊人。她略一犹豫，还是走了进去。

她来成都找工作的事，还没有告诉给弟弟知道。若是苏力天不来接她，她真的分不清楚南北东西。

她提起电话，快速按下纸上的手机号码，想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和弟弟说清楚，耳中却传来接线员甜美如蜜糖的声音：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”

苏梓情微微一愣，立刻重新拨了弟弟公司的电话号码。电话是一个声音尖细的女人接的。苏梓情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请找苏力天接电话。”

对方想也不想，回道：“打错了！”

“不是的，我弟弟就在你们公司工作，他今年二十二岁，成都理工大学毕业……”

苏梓情的话没说完，对方不耐烦地说了一句“神经病”，重重地挂下电话。苏梓情再打过去，已经没有人再接了。

她不死心，连续打了七八次。超市店员站在她身后，声音冰冷：“小姐，请不要霸占电话，后面还有人等着打呢。”

苏梓情连声说“对不起”，从钱包中取出一元钱，整平后付给收银员，沮丧地走出超市。后面有人小声说了一句“乡巴佬”，她心中顿时像被重重扎了一针一样疼痛。

这时，有个戴着鸭舌帽，看不清楚面容的年轻长发男子从前面走过来。那人经过苏梓情身边时，忽然伸出手，把她手中的绒线钱包夺了去，又用力推得她一个趔趄，跟着拔腿就跑。

苏梓情顿时手脚冰凉，一颗心的温度刹那降到零点，她顾不得多想，紧跟着狂奔追上去，边追边哭喊着：“你还我的钱啊，抢劫啊，你还我的钱……”

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对这种抢劫画面像是司空见惯一般，只投以漠然的一眼，便继续走他们的路，做他们的事。

苏梓情发狂了！

她绝对不可以没有这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七角钱！这些钱，如果用来给父亲买

药，都足够买一个月的了。

抢劫的家伙在前面跑，苏梓情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一直追了他七条街，最后追到一条死巷子中。

“野丫头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抢劫者停下来，气喘吁吁，眼中凶光四射。他从腰上取下别着的匕首，做了一个捅人的姿势，恶狠狠地对苏梓情说。

“求求你把钱给我……你不能不把钱还给我，这些钱对我来说很重要的，求求你……”苏梓情捂着胸口，对抢劫者哀求。

抢劫者倒是愣住了。他前前后后、大大小小抢劫了不下二十次，第一次遇到一个被抢的人跟着他跑了七条街，又反过来哀求他。

“你不想死就赶紧走，要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。”抢劫者晃了晃手中尖利的匕首。

苏梓情不想哭，但是眼泪却完全不受控制一般，淌了满脸。此时此刻，她什么都顾不得了，顾不得惊，也顾不得怕，忘了自己身处危险之中，她觉得委屈又难过，脑海里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钱一定要拿回来！

她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对着抢劫者冲了过去，摇晃着他的身子，撕扯他的衣服，大声哭喊着：“你把我的钱还给我，把我的钱还给我！”

抢劫者反而被吓了一跳，他摇晃着手中的匕首，怒斥：“野丫头，你不想活了，老子就送你一程！”

苏梓情用力掐他的手，去翻他的口袋，抢劫者第一次遇到这样疯狂的被抢者，不知道该不该把匕首捅下去。为钱杀人，太不值得。可是两个人再这么纠缠下去，难保会被人发现报警。他把心一横，正要……

“把钱还给她！你不还，我一棍子敲死你！”忽然，一个声音在抢劫者的身后响起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带着川西肃杀的腔调，浑厚，冷漠。

抢劫者原本心虚，蓦然听到身后有人，双腿一软，心惊不已。他把抢到的绒线包往地上一抛，用力推了苏梓情一把便跑走了。

苏梓情扑到地上，捡起绒线包，用衣袖擦拭绒线包上的尘土，心中悲喜交集。

“你不要命？”仍旧是那冷漠的几乎不带一丝人气的声音。

苏梓情这才记起救命恩人，她抬头看去，一个身材挺拔高大的男人站在她面前。

只是——

救他的人原来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流浪汉。

流浪汉嘴里叼着一支烟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天。他夹着烟头的手，还算干净，身上破烂不堪的卡其色西装没有纽扣，上面沾了层层污垢。他用力吸着烟，眼看烟头就要烧到手指，这才依依不舍地扔到地上。

他稍微一动，西装里面的深蓝色毛衣就会往上跳，露出肚皮。原来那是流浪汉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女式毛衣。他腰间用一条破烂的保暖内裤扎成腰带，腰带的边角处划成破破烂烂的布条，与蜂窝式的发型交相辉映。

“啊，谢谢你。”苏梓情紧紧攥着钱包，怯怯地说，并四处去看有没有人经过。她唯恐眼前缺钱的流浪汉会来抢她的钱包。

平心而论，她对眼前的流浪汉的感情很复杂，既有满怀感激，又多多少少带着几分嫌弃。

她不是嫌弃他衣衫肮脏，而是不明白他二十多岁的人，有手有脚，为什么宁愿躲在死巷子中做流浪汉？

流浪汉一声不吭，到墙角坐下，把身子蜷缩成一团。苏梓情这才发现，墙角的沙土边上，铺着破破烂烂的被褥。被褥一头摆放着残破的搪瓷缸，搪瓷缸中放着十来个烟头。

原来，流浪汉一直蜷缩在这里，刚才抢劫者和苏梓情进入巷子的时候，都没有注意到他。他也没有什么武器，说一棍子敲死抢劫者，只是吓唬他而已。

苏梓情心底生出几分暖意，她咬咬牙，从绒线包中取出一百元，递给流浪汉，说：“给你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流浪汉抬起头来，木然地看她一眼，摆了摆手，便把头埋到被褥中去了。

苏梓情手足无措地站了几分钟，一眼看到他的搪瓷缸，像是想到什么一般，对他说：“你等等我。”说完，转身向火车站跑去。

苏梓情一口气跑到火车站的超市中，花五十元买了十盒方便面，又花三十元买了一盒大前门香烟，用塑料袋装起来，重新跑过七条街，去死巷子寻找流浪汉。

结果，当她回去的时候，那汉子却已经不知所踪。

地上，有一支快要燃尽的烟头在散发着暧昧不明的火光。显然，他才走没多久。

苏梓情怔怔站在原地，心里怅然若失。

来到这个繁华而陌生的都市，唯一让她感觉到一丝人情温暖的，竟然是个流浪汉。而这个流浪汉，又很快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不见，仿佛从来不曾来过一般。

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待三个半小时后，苏力天终于赶来了。

苏梓情上次见弟弟，还是两年前的春节。接下来的两年，弟弟都以学业繁重和路费太贵为理由，不曾回乡。

“力天，你比以前瘦多了。”苏梓情看着比自己足足高半头的弟弟，本来想和他倾诉遇劫一事，话到嘴边，说出来却是这句。

苏力天留着鲍鱼刷头，走起路来头发往上翘，他铁青着脸问苏梓情：“姐，不是让你在家好好照顾爹妈吗？你怎么也跑到城里来？”

苏梓情眼圈发红，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。苏力天听后，沉默半晌，才说：“走吧。”

苏力天带着姐姐，走到汽车总站，坐上502路公交车。

一路之上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气氛十分尴尬。苏梓情只好找话说：“力天，你今天没上班吗？我起初打你手机，你关机。我打电话到你公司去，是一个女人接的，她说没有你这个人。”

苏力天瞥她一眼，没好声气地说：“我和负责接电话的女人不合。你以后没事别打电话到我公司去。”

苏梓情心里忽然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她觉得眼前的弟弟是那般陌生。他们姐弟二人只相差一岁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可是为什么现在两个人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冷漠？

苏梓情从小到大，第一次坐公交车。她透过窗口往外面看去，不知名的树下落了一街黄绿相间的叶子。高处，有一群南飞的大雁排成人字形，从苍白的天空中掠过，给单调的白染上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成都的秋，秋意浓郁，却并不冷。苏梓情的心里，充斥着凛凛寒意和一种说不出的孤单感。

公交车驶出一环、二环，直到三环外的西区花园站，姐弟两人才下了车。苏力天带着姐姐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犀浦老街旁一处偏僻的老房子才停下来。

老街很窄，凹凸不平，刚下过雨，走过去就踩一脚湿泥。两边尽是卖小吃的店铺，街道中间也摆满摊子。所有的店铺和摊子，都染着一层灰蒙蒙的尘埃，看

去十分脏乱。

苏梓情跟着苏力天走进一家狭窄的馄饨店，肮脏的厨房后面，是漆黑的楼梯。姐弟二人摸索着上到三楼，走进最里面的一间房。房子是临街的，窗子上剥落的绿漆在秋风中瑟缩着，布满灰尘的玻璃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。

房间有十五六平方米，里面放着一张木板床，床上堆着杂物、报纸、书籍还有几件衣服。水泥地上摆着一张木板桌，桌子只有三条腿，第四条腿用红砖垫起，桌上有几只未洗的碗碟。墙角乱糟糟地摆放着洗脸盆等日常洗漱用具。

这里的环境，莫说与苏梓情想象中的大都市相去甚远，便是连老家也有所不如。

苏梓情颇为吃惊地看着弟弟。苏力天往床上一坐，吼道：“怎么了？吃惊吗？来也不和我商量一声，看到我这么落魄，你高兴了吧。”他觉得自己的自尊，被最亲的人无情践踏。

苏梓情挨着他坐下来，问：“弟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不是在信中说表叔会照顾你吗？”

“表叔？”苏力天年轻的脸上顿时蒙上一层不屑与失落的神色，“表叔他老人家有房有车，眼里怎么会有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亲戚？我是不想让爹妈担心才这么说。”

苏梓情沉默了。她虽读书不多，人情薄如纸的道理，还是能明白的。

“隔壁有一间房正放租，一个月房租一百六。我去和房东老太说一声，加张床进去给你住。等会儿先陪你吃饭，稍后去买日用品。”苏力天打破房中窒息般的安静。

苏梓情点点头。她在心中悄悄问自己：我，是不是来错了？

一切安置妥当后，苏梓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。她一口气买了十多份报纸，想从上面的招工信息上找到工作。可是，她彻底失望了。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作，包括超市收银员、售货员等几乎不需要技术性的活儿，都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。至于稍微好些的工作，动辄就要求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毕业，还要有工作经验。

苏梓情前后找了大半个月，车费搭进去一两百，一份工作都没找到。失望之下，她只好对苏力天说，如果再过三天还找不到工作，就决定回老家去种地。

苏力天听了，倒是有些欢喜，主动提出要带姐姐去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逛

街，总算是进城一趟。

第二天，天清气朗，柔和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，自有一种懒洋洋的惬意。

苏力天一大早起床，不知去哪里借了一个照相机，就去拍苏梓情的门。苏梓情把最体面的衣服穿上，拆掉麻花辫，学着城里的姑娘梳个高高的马尾，跟着苏力天进城。

春熙路店铺林立，人潮如涌，各种名牌的衣服、包包及各种奢侈品四处可见。

苏梓情穿着浅黄色的衣服，抱着春熙路口的雕像，对着相机微笑。她的笑容温暖而无奈，一如这个城市苍白又明媚的容颜。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孙中山像前的交叉路口，是几家影楼搭起的婚纱摄影棚。棚子搭地华丽而唯美，四面铺满各色假花，周围挂着华美的艺术照和结婚照。有个学生模样的人，拿着卡片和小礼物四处派发，希冀能拉到客户。

有个十八九岁、蘑菇头、脸色黝黑的小姑娘，拿着几个小镜子和一叠宣传纸走上前来，不由分说塞一把小镜子到苏梓情手中，央求道：“哥哥姐姐，请你们帮帮我，去摄影棚坐坐成不？”

苏力天似乎是见惯了这样的事，他用力一拖苏梓情的手，冷冷说：“别理她，我们走！”

然而苏梓情很喜欢那镶着藕荷色花边的古雅的小镜子，爱不释手地把玩，小姑娘见状趁机哀求道：“姐姐求求你，就帮我进去坐一会儿，成不？我今天要是完不成任务，就拿不到工资了。”

苏梓情微微一愣，似乎想到什么，便问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能拿到工资？”

小姑娘机灵地说：“我当姐姐是自家人，我才告诉你。我们每天拉得到十对情侣进摄影棚中去坐，才能拿到保底工资三十元。以后每拉一对情侣去看婚纱照得到奖励两元，拉一个美女进去看艺术照得到奖励一元。噢——”

小姑娘嘟嘟嘴，“站在摄影棚门口的那大叔，是影楼主管，他负责给我们统计人数。”

苏梓情饶有兴趣，继续问：“你每天都可以完成任务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小姑娘颇为自豪，“我只是没课的时候来做兼职。春熙路这么多人，每天要拉满十对情侣并不太困难，像哥哥姐姐这种好心人还是很多的。”

“你每天赚多少钱啊？”苏梓情的脸上飞起一缕红潮，乐呵呵地问她。